

# 新瓶舊酒

●董作賓遺著（中華醫院董玉京院長提供）

當代名學家陳寅恪氏，審查馮友蘭博士的中國哲學史，在報告書中，陳述他自己的意見之後說：「殆所謂『以新瓶而裝舊酒』，誠知舊酒味酸而莫肯售，始注於新瓶之底，以求一嘗，可乎？」把馮氏書比「新瓶」，自己意見比「舊酒」，有點客氣。我現在借來比「集古文字，作新篇章」，這也是新瓶裝了舊酒。

世界上一切文字的起源，都是圖畫，書畫同源，在中國尤其是幾千年來一脈相傳。書法的美，是中國文字的特色，欣賞書法，也是中國人才有這種眼福，才有這種修養。從古至今，從甲骨、金文、篆、隸到行、草、楷書，歷代都有大書家，他們的工夫精到，下筆有神，各個表現出特殊的風格和趣味，這正是「可為知者道，難與俗人言。」文字逾古，距離圖畫也逾近，所以人們都喜歡篆書。五十年前，安陽殷墟出土了殷書甲骨文字，這是篆的最古者，有許多象形字，簡直是圖畫，真可稱「雅俗共賞」，所以尤為人們所愛好。甲骨卜辭的文法古奧，原文不易瞭解，於是為了供應一般社會的欣賞，把舊酒裝入新瓶，把甲骨字集成聯語詩文，寫成屏幅楹聯，以便觀覽。最早的是羅振玉（叔言）的殷墟文字集聯，曾經印為專書。以後有章鈺（式之），高德馨（香遠），王季烈（君九）諸人的集聯，四家又合印為一冊，共有四百餘付，名曰集殷墟文字楹聯彙編。此外還有丁輔之（鶴盧）的集聯、集詩和觀水游山集，簡琴齋的集古詩句，錫山秦氏的集頌、集聯，葉玉森（洪漁）的集詩，可謂洋洋大觀了。一般治古文字學者，師友中如沈兼士、馬叔平、容希白、商錫永諸位，也都歡喜寫甲骨文送朋友。於是乎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的古董，一躍而登了大雅之堂，儼然成為最時髦的藝術品了。就是筆者，在四川時也曾寫得宜賓紙貴。

民國三十八年六月間搬入青田街七巷十號的寄宿舍。暑假中發現了住在對門的原來是一位詩翁，國語辭典的主編者，國語速記法的發明者汪怡（一庵）先生，有一天偶然談起來，老先生到臺灣之後寫過三百多首竹枝詞，寫過一本臺灣遊草，又曾作過一種詩牌新編，因而談到用甲骨文字集詩聯的問題。老先生大為高興，在最近兩三個月內，竟集成了聯、詩、詞三百多條，集詞是創格，甲骨雖有可識的一千多字，但一半以上是不合用的。一鼓作氣，能有如許的收穫，端的是老斲輪手。紙業公司的朋友們，見我買不到玉版宣紙，很熱心的把他們試造的出品，送一些給我試用，於是乎就大寫而特寫。現在隨便舉出兩篇：汪一庵先生集甲骨字的詩詞，介紹在這裡：

一、幽人謝車馬，遊子畏風塵，相對宜長飲，花前盡一尊，

二、依依朝日上床初，長對幽花酒一壺，為問歸來新燕子，可猶省識舊人無？

三、好花易謝東風疾，爭（恁）春光。今異昔？夕陽立盡不逢人，燕子歸來如舊識。（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作）